



生態登山推動與「內本鹿小學」之經驗分享

劉曼儀*、金珮**

摘要

臺灣生態登山學校創立目的在於推廣臺灣山林文化、做為人與土地之間的橋樑，並秉持「山是一所學校」的理念辦學。作為一個非營利團體，透過長期的培訓課程以培力有共同理想的志工乃是協會運作上最大支柱；作為一個期許推廣登山教育的單位，我們試圖用在地本土的觀點看待我們所需的登山課程。本文在於分享協會推動生態登山-本土化 LNT 課程的經驗分享，以及建立一個與部落共行的學習場域-「內本鹿小學」之經驗。透過兩則以在地觀點方式發展登山課程的模式，提供第一現場經驗，期許在這樣的交流場域，能夠對於國內本土的山林教育多樣性有所精進。

關鍵字：

生態登山、LNT、登山教育、內本鹿

* 淡江登山社 OB，師大環境教育研究所碩士，臺灣生態登山學校理事屏東科技大學野生動物保研究所全島黑熊調查研究助理。

** 師大環境教育研究所碩士，臺灣生態登山學校秘書長，荒野保護協會企劃部副主任。

生態登山推動與「內本鹿小學」之經驗分享

劉曼儀、金珮

一、前言-臺灣登山教育現況與臺灣生態登山學校的成立¹

臺灣登山協會林立，各項登山活動充斥週末假日，但是在登山教育課程方面的課程卻不普及。學生團體以筆者大學所接觸的登山社團為例，每年定期舉辦初級嚮導、中級嚮導訓練以及社團幹部訓練，每週山野教室課程，另設有嚮導群會議為每支登山隊伍的品質把關。社會登山團體部份，大部分是以年度的例行性活動來辦理，雖可看到琳瑯滿目的登山訓練，但都較無整體性的規劃，而且仍是「師徒制」較多，少有系統性與持續性的登山訓練規劃，這突顯了臺灣的登山訓練，基本上還停留在師父帶徒弟式土法煉鋼型的傳承（陳永龍，2003；邵定國，2001）。目前民間所開辦以登山活動占主要比例，教育訓練課程不多。並且課程也多以單堂講座方式進行為主，協會多以單堂講座方式進行，缺乏課程連貫性與整合性，且課程內容多著重在登山技能面，缺乏更多樣性與深入的思維探討山的意涵（劉曼儀，2006）。

2003年一群關心臺灣山林環境與教育的伙伴們發起臺灣生態登山學校，並且於2005年正式立案成立一個非營利的登山教育機構。由於大部份的活動皆是靠輔導員來支撐，因此定期培訓生態登山學校的輔導員是我們的固定任務與存續之計。在「讓山成為一所學校」的重要精神指標下，我們宗旨是：

1. 保護臺灣山林的生態與人文環境。
2. 推廣以環境倫理為主的登山文化。
3. 深化登山過程成為探險教育，讓山成為一所學校。
4. 培訓探險教育之領導人才。

每一年我們開辦登山學校輔導員培訓課程，這是登山學校最重要的活動，透過這項指標課程我們不段培力更多人了解山林教育的推動，輔導員除了要具備登山技能外，亦要能夠對眾人傳達登山學校的理念，且必須具備統籌規劃活動課程的能力，因此需要長時間的培訓與累積經驗，再加上強烈的興趣與熱誠才能造就出獨當一面的輔導員，自此也才能開始進行山這所學校下各式各樣主題與課程的推動。這三年來我們所推動過的課程包括四季南湖小學主題課程、LNT 實驗班、與林務局合辦 LNT 愛自然體驗營、古三慧溯溪隊、默默郊山無影腳一日郊山活動、室內「大背包小學堂」推廣課程、野外求生課程、山 power 讀書會以及與部落共行的內本鹿小學……等，以上課程完全都是由協會輔導員以志工方式在推動自己與登山學校的夢想。本文重點即在於探討推動 LNT 課程以及一個嘗試與部落合作的登山課程之經驗分享。

¹ 臺灣生態登山學校由「社團法人臺灣生態登山教育協會」所營運。



二、LNT 實驗課與生態登山的實踐

近年由於林務局推動「無痕山林運動」，讓 Leave No Trace 這樣的戶外原則在國家公園與登山步道大為曝光。在林務局尚未推動該運動之時，生態登山學校已將 LNT 納入必修課程，早期在 LNT 尚未廣為人知之前，生態登山來指涉 LNT（連志展，2003；鄭廷斌，2004），但在經過多次的討論與正名，生態登山所指的是一種基於自然環境的登山方式，對於自然環境有強烈的保護意識，其內容向度應包含生態知識層面、情意態度層面，以及技能層面的操作原則。奠基在這樣的基礎下，我們便開始規劃一套我們心中所認為的 LNT 課程與實驗方式。

（一）、本土實證研究與廚餘實驗

有感於高山上的營地或山屋旁常有被山友任意傾倒的廚餘，引來黃鼠狼或酒紅朱雀、金翼白眉等山鳥前來取食而改變食性，2006 年 7 月登山學校 LNT 小組發起了長達近一年的實驗行動。初步構想是在山下以定點定時的方式記錄廚餘的腐化速率，等實驗步驟成熟後再把經驗複製到高山。

愚公移山的實驗精神

廚餘實驗觀察定點選在富陽森林公園，每月記錄一次。由於大家對「實驗」這件事都是新手，缺乏實務經驗，所以實驗方法和步驟幾乎是土法煉鋼，透過每月不斷地討論和修正，除希望把變因減到最少，儘量符合科學原則外，還要考慮觀察記錄的容易度。所以光是該用何種容器裝樣本、怎麼觀察不會造成干擾、如何放樣本才能接觸到土壤又不會被泥水滲透而無法辨識等問題，就讓大家傷透腦筋。另外樣本的種類也要多元，希望能與山上常見的廚餘種類類似，因此原本第一次只有米飯，到後來新增穀類、菜飯廚餘、乾麵條、衛生紙及可分解塑膠袋等。甚至最後還在鄰近的福州山稜線上新闢戰場，設立對照組來比較日照多且乾燥的環境，是否比遮陰多且潮濕的森林區腐化速率慢（實驗過程大要可參閱表一）。

表一 2006年7月-2007年5月廚餘實驗觀察與討論

日期	內容
2006年	
7/15	選定實驗區，以稀飯為樣本，分別埋至12個不同的洞中，預計每月挖起一個做觀察。
8/20	1.挖出第一個樣本，發現腐化速度很快，且在土壤和雨水的作用下混成一團，難以觀察。 2.討論替代方案：用600c.c.透明空保特瓶做容器，開口切開與土壤接觸，每次只要挖開周圍的土即可觀察，減少拿起又放入的干擾。
9/16	重裝裝滿米飯的保特瓶樣本，將其餘11個果凍盒全部挖起。
10/28	1.米飯約腐化五分之一。選福州山稜線為對照組的掩埋地，比較潮濕與光照兩個環境不同是否會造成腐化速率的差異。 2.掩埋類別更多樣化，包括殼類、菜飯廚餘、乾麵條、衛生紙或報紙、可分解塑膠袋等。各準備兩份。
11/26	兩份相同樣本分別埋在A點（潮濕）和B點（陽光）兩處。
12/22	A、B兩定點開洞，熟廚餘完全不見，只有麵條有明顯差異，稜線腐化速率較慢，其他類別幾乎都差不多。猜測也許是高度差不夠，所以看不出差別。
2007年	
1/21	A點（潮濕）麵條已腐化3/4，且佈滿綠色菌絲。B點（陽光）僅腐化1/4。報紙、衛生紙和可分解塑膠袋都完好無缺。
3/04	A點（潮濕）衛生紙已完全不見，麵條腐化更多，其他與前次無差。
5/11	挖出所有樣本，廚餘實驗走入尾聲。

實驗的一小步，行動的一大步，歷經一年的實驗觀察，可推論出小小的結論，那就是低海拔廚餘分解的速率沒有想像中的快速。尤其後來在森林底層的潮濕區和山頂稜線的陽光區分別埋入相同的樣本作為對照，更可發現日照與濕度對腐化速率的影響，以乾麵條和衛生紙為例，陽光充足且乾燥的地點，腐化明顯較為緩慢。

雖然實驗方法仍不夠專業，也顯得粗糙、陽春，但這是在地登山者對 LNT 實證研究的起步，期待能拋磚引玉，有更多本土的行動或研究數據，找出屬於臺灣自己的路。

(二)、三天以上的 LNT 體驗營

Daniels 和 Marion(2005)曾指出，環境教育要達到效果，仰賴幾個要素，包括：場域(setting)、參與時間長短(duration of involvement)、情意(affective component)和實務討論



(discussion of practical actions)。LNT 目前所推動種子教師培訓課程(Trainer)，雖也著重戶外場域的教學情境以及實務操作，並強調價值澄清，不過兩天一夜時間過短，所學有限，大多侷限於七大原則的技能教學；而 LNT 知識又非僅是照本宣科就可得知精髓，重點在於因地制宜，親身實踐。基於此，登山學校在 LNT 基礎課程外，於 2007 年 6 月底嘗試舉辦三天兩夜 LNT 體驗營，考慮攀登地點的首要條件是路程不能太長、太趕，否則光是走路就耗去大半時間，根本無法進行課程。同時最好沒有山屋，須要野地宿營，如此關於營地選擇、廢棄物處理等課題才有實務操作的機會。統合上述的考量後，最後選擇一般登山者僅要兩天即可完成的合歡北山天鑾池作為課程地點，學員親自走一遭，可把 LNT 和山上生活做很自然的連結。

此外在 LNT 的學習上，經驗也是重要的一環，不光是技能操作(比如挖貓洞、清洗鍋具)而已，更多是在面對不同環境條件時，個人判斷依據所建構起來的經驗，這個情境實踐的經驗比技能操作還要重要。尤其當學員面臨著環境特殊性、氣候濕冷、天數長短、體能負荷等種種外在條件的交互影響時，對 LNT 的實踐就會產生不一樣的感受。比如帶個人排遺下山，天數就是極大的考驗，還有如何遠離步道解決上廁所的問題，面對環境艱困是否還能堅定意志挖一個符合 LNT 標準的貓洞²等。學員們透過具體經驗的觀察或反思，發現 LNT 有它的限制性和不易執行，漸漸地建立起自我衡量的依據，LNT 不再是死的原則，而是可以活用於任何人和任何環境，在個人能力、需求及環境保護間找到平衡點。

(三)、既要 LNT，也要愛自然

LNT 的核心精神在於「尊重」，認同動植物、土壤、水源等整體自然環境都有生存的權利與價值，而能意識到個人對降低環境衝擊具有責任，其內在的哲學思維就是土地倫理的展現。不過，在 LNT 實際教育現場發現，這種不以人為本，而是顧及生態整體性的價值觀，非透過文字或口述傳達就能立即體會或建立的，它是一種情意的層次，一種人與自然關係的建立，一種地方感的認同。

曾有學員表示，LNT 原則教導他很多保護自然的方法，他也很確一一奉行，但動機是出於遵守規範，而非因為對環境的同理關懷。這中間的斷層是什麼呢？是與自然情感面的連結。所以 2008 年的 LNT 體驗營與林務局合作，以「愛自然」為主軸，LNT 不再是 Leave No Trace 的縮寫，而是「Love Nature Together」！我們以攀登雪山為目標，規畫一系列的課程，從行前準備開始，細膩地思考糧食和裝備該如何降低環境衝擊，最後在山上，更試圖建造一座橋樑把人和自然的關係重新連結起來，透過自然體驗、繪本、獨處靜默、團體分享等方式，讓學員學習用不一樣的眼睛和心靈去感應周遭的世界。我們相信當個體的感官更細膩敏銳，才能增添更深層的覺知，而這也是產生倫理和責任意識的鑰匙。

² 貓洞的大小建議為 15-20 公分，相當於一個手掌的深度及寬度，掩埋前可用樹枝將排遺與部分土壤混合，以加速分解。

三、更貼近土地：「內本鹿小學」--與部落共行的學習計畫

(一)、國內登山課程與部落結合的現況

2003 年因為碩士論文的關係，筆者開始認真調查國內現有的登山教育課程開始，便走上這一條未知無盡的道路上。當時研究發現國內缺乏長期且有規劃的專業登山課程與執行單位(劉曼儀，2006)，雖然在我所屬協會—臺灣生態登山學校企圖規劃長期登山輔導員培訓課程，但目前僅能算提供一個基礎先備課程階段，在國內更進階的登山課程求助無門的狀況下，這也難怪國內不少登山者傾向到國外像 NOLS 這般登山學校上課。

臺灣是個多山的島嶼，早在沒有地圖和 GPS 的年代，已經有原住民居住在山裡「生活」，這種長期在山裡的生活經驗知識轉化成屬於山人的「生態智慧」、「民族生態學」。也許坊間不乏一些對於原住民充滿異想的「文化」活動，不過就同樣在山裡活動的登山者而言，學習部落的生態智慧卻是非常實用可貴的知識！如先前所言國內登山協會對於長期規劃的登山課程付之闕如，更別提與原住民合作的登山教育課程。放眼望去目前登山協會所辦理與原住民上山的活動中³，大多可以發現的是短期的上山活動，在活動當中做中學，但是為了活動的可複製性，或是進階課程開發上的侷限，一直無法看到對於原住民登山更深一層的探究。

2007 年 3 月我開始了一個跟山有關的全職工作—臺灣黑熊調查之研究助理，這個工作促使我大量的到山上做調查，大量的接觸部落。因為要獲得山上野生動物的訊息，我所接觸的大多是熟悉山林的獵人，因為我們都喜歡山，有共同的嚮往所以在這項事物上總是特別容易得到共鳴！除了對於狩獵議題帶點防備心，礙於現今的法令無法開懷的說出實情，只要一聊到山部落大多數人眼睛都會亮了起來與你侃侃而談！每個部落都有屬於自己的領域，即使政府沒有明文規定，但那樣的界線卻十分清晰，而且是長久以來部落與部落之間不成文的默契，要知道山裡的狀況，找部落的人問最清楚！

也是因為訪談的關係我接觸到延平鄉桃源村的內本鹿後代們(布農族郡社與鸞社群為主)，與這個部落更像是「因為喜歡山」而湊在一起，那種強烈的吸力促使我在 2008 年跨年與他們同回內本鹿老家進行 20 天的家屋重建工作。在這其間我彷彿在接受另外一種登山教育，一套屬於部落的知識體系！不僅只於環境本身，而是人與環境過去的連結(林班路、揸工路、古道、工寮、獵寮、石版屋、駐在所)，這些山裡的內涵透過部落大哥的傳達更為深刻、真實！這是一種跟一般登山隊伍上山享受不到的知識與滿足，更别提那舉手投足間的生活習慣與自然觀！在與世隔絕的 20 天裡，我想也許這就是個好機會，而我也希望能讓更多人看到內本鹿的寶(山、人)，我開始醞釀「內本鹿小學」的模樣。

³ 登山會所辦理的「獵人學校-哈盆生態與人文學深度體驗」以及基地營、米亞桑所辦理「獵人生活體驗營」，活動以 3-5 天不等。



(二)、他山之石-Tracker School 的啟發

「追蹤師系列」的書近年在臺灣很熱門，多虧筆名為「達娃」的譯者及其出版社將這套書籍轉介給國人。原著作者 Tom Brown(1978/2007)本身在幼年時期因緣際會(或者說是他的天命)受到印地安式教育的啟蒙，造就他本身行為與思想上的獨特，傳授他這些野地技能與感知能力的是一位稱作「祖父」的印地安人，這位祖父本身就是個傳奇，終其一身在追求新知與自我的追尋。而 Tom Brown 除了為祖父立傳之外，更透過文字的力量把這些野外求生與追蹤的技能以及自然哲學觀轉化成一本本適合社會大眾閱讀的書籍，除此之外更成立了一個 Tracker School 來傳授、延續這些古老智慧。目前 Tracker School 所開設的主要系列課程包括 Philosophy、Teaching、Healing、Prophecy/Vision、Scout、Survival Skills、Tracking，每個系列下又細分許多的分支課程。

從 Tom Brown 的寫作內容發現，他所欲傳達的祖父式的思想，也許是普遍通用於全世界第四世界的原住民們，對於環境的覺知(Awareness)能力是發自於把自然當做一種「生活空間」進而衍生出的共處方式。不過，最令我佩服的是 Tom Brown 把這一切紀錄的如此詳實，在我們只能得到三本中文翻譯書時，其實他已經寫完十幾本書，更不用提一些類似野外求生的工具書。而他在 1978 年所成立的 Tracker School 也影響了數千人的參與共學。

(三)、開始部落、開始內本鹿

在開始投入登山教育的研究之時我一直掛念著部落這塊，也許是出自於某種山與山的牽引，我總是認為要了解山一定得涵蓋原住民這一塊。我們曾經邀請獵人學校的創辦人 Sakinu 作為輔導員的講師分享原住民的土地倫理，兩小時半的課 Sakinu 唱作俱佳，總是讓人印象深刻，但那樣的「印象」又是怎樣的印象！我想是帶著一種對於部落、對於原住民帶著距離的觀看。但是我仍在他的分享裡找到一些我所需要的能量：

這一刻讓我感受到人有顏色，我最喜歡看人背後的顏色 人本來就是有顏色的。人說話是一個圖騰，眼神的記憶來自於背後有一種風，我們稱「dediau」。你會感應感受非常強，關於這群人的眼神透露著是跟你相同相吸，不分族群 沒有分種族，因為我們都喜歡，叫做「自然」，不然你不會闖入我們所熟悉的地方(撒可努，課堂逐字稿，民國 94 年 5 月 14 日)。

除了邀請像 Sakinu 這樣的人到登山學校分享外，我們也試圖辦過兩天一夜的野外求生營，選擇與宜蘭南山村的部落朋友合作，走獵路、住寮子、學取材生火…等等。並且於 2008 年 6 月到獵人學校取經舉辦兩天一夜的建教合作，Sakinu 的拉勞蘭(香蘭部落)團隊教了我們五件事「運用天然的繩子」、「因地制宜的搭寮模式」、「生火」、「省力揹人帶」還有「省力挖土棒」，並且預約冬天來臨時要進行更進階的課程。

在這些過程當中我所感受到的是施與受兩者的福，部落人作為施者他們分享了他們所了解擅長的，身為受者的我們卻得到不一樣的體驗！一種不同於普遍登山觀念的方式與概念，某種程度也滿足了一群對這樣智識有所嚮往的人們。

(四)、內本鹿小學的課程目標與執行方式

內本鹿小學的目標在於與部落結合開設一系列本土登山教育課程，因此挖掘在地資源，建立與部落的夥伴關係，是開辦初期最大的挑戰。強調與部落合作自然是師法部落講師，尋找適合的部落人作為傳承知識與技能的講師，並且共同來思考可行的教材與課程運作模式。

在「山是一所學校」的重要精神下，我們希望可以展現「一山多特色」，我們所賴以為師的，沒有任何一張關於登山的「證照」或「結業證書」，他們所擁有的是「長期的、在地的山林生活經驗與知識」，可以帶領更多人了解我們的山，所擁有的不只是技術，而是長年累月所醞釀出來的知識系統與價值。內本鹿小學的目標在於：

1. 建立內本鹿小學與部落共行的夥伴關係。
2. 透過部落朋友的帶領，去學習其山林生活方式與自然觀。
3. 著重內本鹿山區的教育內涵、以部落為主體來發展山林教育課程。
4. 深厚內本鹿文化，強化山的內涵與教育意義。
5. 規劃一套具有內本鹿特色的「原 style 登山課程」。

黃武雄(2004)在《學校在窗外》提出「孩子爲了什麼去上學？」是爲了「打開經驗世界，發展抽象能力，以便與世界真正的連結」。陳永龍(2005)亦沿用這樣的概念來說明「登山學校」的目的，在於走進山林，「爲了打開經驗世界(感性)、發展抽象能力(理性)，來與大自然山林世界(我們共同的地球)相連結」。推動內本鹿小學的行動，其重要性如下：

1. 登山教育的深化與行動

內本鹿小學的目的不在於推廣一個容易複製的登山商品化，而是在運作一個登山教育志業，將教育化作一種行動力！在期間深耕「山、內本鹿、原住民」的內涵。

2. 推動原住民部落建立山林學校傳承教育

「內本鹿小學」是一個新的嘗試，結合原住民部落，在過往的經驗當中，我發現部落的人會因爲我們的重視(或者說外界的造訪與學習)，而慢慢「正視」他們所擁有的傳統技能與價值。「內本鹿小學」可以作爲一個先驅實驗，與部落共同經營的夢想，在培力他人與自己的過程，讓部落本身重視他們本身擁有的，進而能發展出獨特的辦學特色與內容！

如果「內本鹿小學」成功運作，這樣的模式也可以帶給臺灣其他各部落，也許「南山小學」(宜蘭南山村)、「丹大小學」(南投)、「舊好茶小學」(屏東)……等都可以陸續運作，當臺灣其他各地的部落開始發展自己的山林學校，相信原住民會再度拾起血液中與山林的連結，而臺灣的登山教育更能有多樣化與豐富的發展與內涵。

1. 課程安排與操作過程

所有活動中的「講師」都是部落裡的人，在山上各有所長的大哥們。既是講師，站在使用者付費的立場，讓這樣的活動可以成爲他們的收入之一，對現實生活也許沒太大幫助，但理想狀態是讓大家「發揮所長，半農半X」；活動大部分的消費(餐點、交通接駁等等)盡量使用「在地資源」某種程度也是微微促進地方經濟，只要確定這筆消費最



後回饋到部落人身上即可。因為部落中許多熟識朋友的協助，讓活動的規劃上算是順利許多，內本鹿小學的核心團隊是包含「部落+生態登山學校+參與者」，把人帶進部落，讓部落更多人認同「內本鹿小學」的重要工作。

為營造一個長期累積並具有延續性的課程，我們試圖以學期的概念來規劃活動，每次課程都有不同的主題性。在期末我們試圖安排較具里程碑的活動，如第一學期期末是以回到山上老家(進出至少得花 8 天時間)協力部落「重建家屋」的工作隊；第二學期則是針對內本鹿古道全段的調查課程。以 2008 年的時間作為「內本鹿小學」第一學年度的行動研究，完成第一年度的目標後將討論修正，再執行！以此方法不斷修正進步前進邁向下一學年度。

表二 內本鹿小學第一學年度行事曆

時間		備註
創校籌備與試辦		
2008.2-6	規劃討論時期	
2008.3	試驗性試辦「內本鹿小學」活動並檢討修正	造訪 Hisul 事件地點 (5 天)
第一學期		
2008.7	「內本鹿小學」開學典禮	3 天
2008.8	布農山上生活教育初階	3 天
2008.11	布農山上生活教育進階	3 天
2008.12-2009.11	「重建家屋」工作隊 (30 天)、補給隊 (15 天)	15-30 天，造訪內本鹿小學核心地點；老家「Taki Vahlas」與日本小學「壽」
第二學期		
2009.3	內本鹿起義日造訪「Halipusung」Hisul 故居	6 天
2009.4	內本鹿古道調查課	2 天 (室內課程)
2009.5	內本鹿古道全段文史調查	15 天
2009.6	內本鹿小學第一屆結業式與部落分享	2 天
邁入第二學年度了.....		

2. 山是一所學校、斑駁牆垣是課本、部落大哥是老師

正式開始內本鹿小學前，我們曾試辦五天營隊，成員主要皆為生態登山學校的輔導員。活動主題包含「古道」、「內本鹿事件」、「Halipusung」聚落、「駐在所」、「祭儀」，融合多項可行的元素在此呈現，在活動最後我們有一番針對內本鹿小學的可行性評估與討論，於是在七月我們正式開始對外活動！每次的課程大多是 12 人為主，部落講師從 2-4 人不等，視所需課程狀況。

開學

在開學典禮我們試著先帶領學員進入內本鹿的「老家」、「古道」，藉由真實的接觸歷史建築來去了解內本鹿所發生的歷史，包括日人開鑿古道以管制此處的郡社群因此而衍生的總總抗日衝突。運用空間做為不同的教室與課本，在老家我們可以做老家的教育，伴隨著我們部落耆老讓學員了解進到老家（布農話 mai-lumah）應有的禮儀與祭禱方式，在那裡我們談阿公小時候在山裡的記憶。

獵場教育

第二堂課我們則來到部落後山的獵場進行獵場教育，了解具象的動物痕跡辨識、山上的陷阱如何因地制宜的放置，如何運用天然的野菜，在山上如何找水等等。除了生活技能外，並且了解一個狩獵活動背後，繁複且嚴謹的文化與傳統。除此之外，卻也得面臨當代狩獵文化的困境，我希望學員所接觸的是「真實」而非一種觀光型態的導覽活動，而我們也必須去面對這個社會共同的問題！

在「生活」中學習

我們把「生活」的概念融入在活動中的每一刻，要學員試著去接受在此是在學習一種山上的生活方式，自然而然食衣住行育樂皆得與山林接軌，了解所處的環境有多少資源可以運用，嘗試減少文明的緩衝器（ex:方便的爐頭瓦斯）。當把山林當成「生活之處」，這樣的觀念自然不同於「侵入性的登山」模式，所衍生的教育課程自然也不盡相同。學習在山上生活是一門生活技能基礎課程，這些之外所欲傳達的主題才是重點。並且為了讓學員能有所回饋，每次上山課程都會分組進行「團隊日誌」的紀錄，並於夜間跟大家分享，透過紀錄者與眾人的互動，在幫助大家建立起共同記憶。除此之外，活動的最後一個活動稱之為「回饋」，視運用小組的團隊共智，透過表演的方式去展現他們在活動當中的學習，同時也作為給部落講師的回饋。

關於山裡的文化行動

第三堂課-與部落接軌的文化行動課。內本鹿有其特殊的歷史脈絡，再加上部落裡對於山中老家尋根的熱切讓這座山區變得很不一樣。於是站在一個試圖與部落接軌的課程下，課程選在部落開辦，透過內本鹿相關的紀錄片、立體模型圖以及尋根運動中的要角來讓參與學員了解「人與山共創出來的價值」。並且在課程最末我們討論實際行動方案，藉以協力目前正在積極重建老家的部落人。

未來是更具挑戰性的工作

接下來我們上山回到部落老家，除了擔任補給隊伍、學習石版屋重建的技術外，更帶學員親身感受部落裡的「回家之路」，以及進入日治時代的內本鹿行政中心。第二學期則以調查為主軸，針對內本鹿區域作各項文史資源調查已累積教學資源。



四、發展內本鹿課程所遭遇困難與反思

(一)、開發原味登山課程與部落講師的挑戰

坊間不乏與原住民登山的活動，對於「初體驗」者，那的確會是個好的入門經驗，但是要「深入」的課程卻不易取得。因為入門活動其實普遍大多是可想而知「山上祭儀」、「足跡辨識」、「野菜辨識」、「找材生火」、「搭寮炊事」、「狩獵文化與習俗」等等。但是接下來的課程呢？那些日積月累已經融入於生活中的課程並不十分容易抽離出來作為一套套的課程，因此除了需要有跟原住民登山的經驗外，本身也得對於「山上的教育媒材」有極高敏感度，才有機會把所學習到的生活智慧轉化成一套套有系統的課程。而在部落要找到願意面對群眾分享與傳承智慧的講師也是重要工作，部落人多擁有這些智慧與技術，但要成為講師總是需要一番心理建設與先前溝通。因此，讓在地人認同內本鹿小學的理念，願意成為共同打拼的夥伴，是這個活動的重要精神，也是最需要花心力與時間擦下去培力的部份。所以大量的聊天與遊說，讓部落各相關人士/單位了解我們的明白，才可能有一個賓主盡歡的夥伴關係！

(二)、內本鹿小學的核心團隊運作

理想中的內本鹿小學應該是包含「部落+生態登山學校+學員(志工)」。部落作為教學場域、講師與課程等各項資源的提供，自然在活動中扮演重量級的腳色。而登山學校為一北部團體，要時常到後山討論課程時間加上交通費也十分吃緊，除了我個人在屏東工作具有地利之便以外，其他人大多是在透過網路討論並且在現場直接配合演出。內本鹿的魅力夠大的確召喚到不少登山學校的輔導員前來(約12人)，但如何讓內本鹿這條線能永續經營下去，則也得深思考量。因此，必須在納入參與過內本鹿卻有地利之便的志工夥伴們，漸漸成為這核心團隊的一部份。東部地區有其活動招生上的難度，參與我們活動的學員大多也是以北部為主，因此後續在東部的宣傳上必須更努力進行，號召有志參與的學員並且慢慢始其成為可以討論的夥伴，跟著部落、登山學校一起來打造內本鹿小學。

(三)、培育人才有延續性上的困難，但仍值得努力

學員參與內本鹿活動的目的，大多是對於原住民的生活方式、文化、信仰有興趣，另外一部份則是對於其在山上的生活技能(實用性)以及跟土地的連結(情感性)感興趣。目前參與的學員除了協會本身所培育的輔導員外，有為數不少報名者是因為對原住民文化、野外求生技能感到興趣者，倒不是完全衝想學習「登山」。若作為一套不重複且每次活動都有新花樣的課程，理想上希望學員從頭到尾每一堂課都能參與，進而培養一批對於「內本鹿、山、原住民」有完整認識的學員，進而成為未來的助力，但實際上卻很難達成。因此在架構課程時我們所做的努力是開發不同的教學素材，但是沒有門檻之分，讓新的參與者能夠「進入」狀況，舊生卻也可以學習到新的知識技術。

五、結語

站在一個自許對於臺灣山林環境能付出行動力的單位而言，LNT 實踐的過程無疑是一種緩慢、卻又紮根的學習方式。我們花了大量的時間在於討論與架構一套課程，以及大量的時間在於「培力」夥伴，最重要的目的在於看見學員在過程當中的轉變與學習，進而能在課程的帶領當中產生一些行動力！每一套課程我們就像在作「種子播遷」，這顆種子帶有一些教育理念，並且期待其發芽長大。

山是一所學校，在山裡學無止盡，當有人開始對於一個山區產生興趣，就有機會發展成內本鹿小學的運作模式，盡然讓山成為我們的學習場域，讓在地人發揮他們對山的本分，讓更多人了解山與人的價值。期待在國內的「登山模式」是能夠帶領民眾、登山者用一種「深耕」的方式去學習山裡的知識、品嚐在山裡自然受教的感覺，並發展在山裡各式各樣可能性的課程。若自許為登山教育的推廣者本身不應局限了自己對於「山」的發展，停留在以登山基礎學能(裝備、糧食、技術、醫學等)，而是朝向更積極的去挖掘這份「學問」，讓在山裡的各種面向都能朝專業發展，自此登山教育志業才有其發展的可能性。

而若能嘗試與部落合作，與部落向學，透過原住民的山林觀來了解山，又會是不同境界的嚐試。不是「登山」這種外來者侵入的思維，而是轉化成在山裡「生活」的思維模式，自然而然所衍生的行為、概念、文化與生活自有不同，而內本鹿小學便是努力在嚐試這份不同，並在這些有趣點上慢慢累積可行的課程。學習本土化的知識系統，重新看見自己的土地、自己的光！



參考文獻

1. Daniels, M. A., & Marion, J. L. (2005). Communicating Leave No Trace Ethics and Practices: Efficacy of Two-Day Trainer Course. *Journal of Park and Recreation Administration*, 23(4):1-19.
2. 汪注賢,〈登山教育〉,《2003 國家公園登山研討會》,花蓮:太魯閣國家公園。
3. 邵定國,〈臺灣登山教育之探討〉,《2001 國家公園登山研討會》,花蓮:太魯閣國家公園,2001。
4. 達娃譯,《草原狼導師》,臺北:野人出版社,2007。
5. 連志展,〈重新看見登山鞋腳下的世界-生態登山在臺灣的理論與實踐〉,《2003 國家公園登山研討會》,花蓮,太魯閣國家公園,2003。。
6. 陳永龍,〈從「登山學校」到「山是一所學校」-臺灣登山教育之現況與未來展望〉,《2003 國家公園登山研討會》,花蓮:太魯閣國家公園,2003。
7. 黃武雄,《學校在窗外》,臺北:左岸文化,2004。
8. 劉曼儀,〈生態登山培訓課程之歷程研究〉,臺北:師大環境教育研究所未出版,2006。

附錄-各項活動照片



LNT 廚餘實驗課程-廚餘入洞



LNT-與樹的親密對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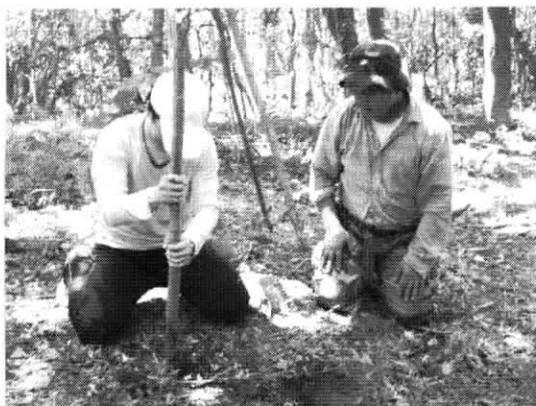
溯溪隊與青輔會遊學臺灣活動結合



大背包小學堂室內推廣課程



輔導員課程期末攀登-山上上課情形



獵人學校取經-Sakinu 教挖土棒的使用



內本鹿小學-耆老帶領老家祭禱



內本鹿小學-傳統陷阱智慧



內本鹿小學-內本鹿事件地造訪



內本鹿小學-學員回饋(人體陷阱)



內本鹿小學之第三堂部落課



運用立體模型來了解內本鹿傳統領域